



退溪集

五

~ 16  
2327  
7





和  
2327  
卷30-7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辭狀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一 己酉九月

矣段虛勞羸痺心氣之疾以去八月分痰嗽寒  
熱證得發受由調理稍似向差乙仍于間間力  
疾行公為白如乎次節前證加發暴嗽痰逆腰  
脇牽痛噫氣吞酸背寒心熱互相發作有時眩  
暈欲仆事多謬錯昨事今忘朝事夕忘頻夜夢  
魘氣血枯痺精神萎蕭虛汗自流嗜臥沈困右  
良病根深重指期差復為難叱分不喻在前始





叱秋冬日寒時良中此證連綿三四朔至門外  
不出為白良沙僅得連命為白如乎事去等最  
可官務緊急時曠廢職事絃如一日在官不得  
至為恐問為白昆矣職乙良本差次以本曹良  
中移文為白只為行下云云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三十二月○第

二狀間

矣段在前始叱元氣虛弱勞傷羸瘁之疾以寒  
暑風濕互發他證輾轉深痼月益歲增屢至危  
殆艱難調保支持為白如乎節隆寒良中力疾

奔務前證加發心熱往來昏悶昏憤或發翻胃  
或發背寒瘦骨連皮面色紫黃精枯血損氣息  
惛惛眾脉洪數眼隔紗霧脚膝麻痺頻無筋力  
行步酸辛臨事茫昧前忘後失沈困虛勞夜多  
夢魘右良近死重證以又於本月二十一日地  
震解恠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寒證得發加于差  
息無期為白去等在官調理不得叱分不喻曠  
官廢事絃如惶悶無地為白昆矣本職乙良本  
差次以吏曹良中移文為白只為云云

檀棄豐基郡守推考緘答狀庚戌正月



矣身無緣擅棄任所為白乎所不喻本來元氣  
虛弱勞傷羸悴之疾以寒暑風濕輒生他病屢  
至危殆艱難調保支持為白如乎次前年八月  
分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僅得連命為白置又  
於九月分心熱背寒暴嗽痰逆證發作多日出  
仕不得呈辭狀為白乎亦中給由此分是遣辭  
狀受理不冬乙仍于隆寒良中調理不得間間  
力疾行公以致前證日漸加重心氣虛損時時  
眩暈欲仆精血焦枯瘦骨連皮面色萎黃頭旋  
眼暗衆脉絃數脚膝無力行步蹇澁遇事錯繆

前忘後失沈困虛劣夜多夢魘一日行公或數  
日臥痛至極悶望次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地  
震解恠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傷寒證加發加于  
差息無期在官調理為難叱分不喻曠廢職事  
貽弊不貲絃如再次呈辭後病勢益急仍畱待  
候不得不得已三次呈辭狀即時本家來到為  
白乎事是良尔相考施行教矣矣身病在心腑  
輾轉深痼自主寅癸卯年始叱凡矣職事乙並  
只堪當不得或辭遞或罷職一歲間或至四五  
次為白去等矣身宿疾疲癯不能供職之實衆



所共知無緣謀避為白乎所情理萬無為白昆  
并以相考分揀施行云云

日 辭免司憲府執義啓壬子五月二十六

小臣性本踈愚不曉事情於當世之務全未諳  
歷雖百執事之任尚不能堪况風憲之貳所係  
至重如臣無狀決不可冒處且小臣素有虛勞  
心氣之疾自癸卯甲辰年以後病勢益深不能  
從仕或閒官除授或罷職在外去戊申年分臣  
以豐基郡守病重歸家受擅離之罪三年在閒

調理略無蘇復日以深劇分死溝壑之際頃者  
蒙 恩除侍從之職至 下召命惶恐罔措艱  
難強扶而來僅存形骸見者皆驚 經幄近密  
之地冒處未安卽欲辭退但以初到難便龜勉  
度日不意今者授此重職以本府務煩之地如  
臣沈痼重病斷不能一日行公尤為惶恐請速  
命遞臣職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乙卯四月

去三月二十二日右承旨書狀內聞爾病還鄉  
家令觀察使題給食物且在京則廣問醫藥可



易治療今授僉知中樞府事斯速調理上來事  
有旨臣承命殞越無地容措謹當即日就  
途以謝恩命之辱臣虛劣無狀自少多病綿  
歷歲月遂成沈痼難治之疾雖濫蒙累朝之  
恩每置清顯之地無補絲毫常懷愧負惶悶  
之情前屢陳危懇得退田里者至于再三旋被  
召還末由辭避自壬子年還朝後爵秩愈  
陞而身病益深尸曠之責比前加重至於今年  
春不得已乞解僉知中樞因而退來以遂首丘  
之願天恩罔極私竊感祝不意存恤之命

又出於既去之後既賜以食物撫其貧獲復  
授之祿秩以便醫藥如臣一蠹何敢冒昧受  
此異渥況臣今次來時強扶羸骨逾深越險因  
致濕證峻發臍腹脹滿脚膝痿痺運步溢痛病  
根尤重雖欲調理上去指期差復為難除本道  
送到食物謹已拜賜別有箋陳謝外所有新  
授僉知中樞之命欲乞卽賜鑄罷庶使微  
臣得免狼狽以畢餘生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二丙辰四月○  
此狀雖已草成恐煩瀆未上適有副提



學 召命遂不果上

臣於前年六月分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疾  
病歸鄉 曲賜諭教臣前授僉知中樞之職不  
許辭免令且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  
旨臣不勝震惕惶恐之至臣欲待差拜 命則  
身病日增欲控乞終辭則煩瀆尤難以是二者  
惶惑遷延至于歲周然而臣竊惟與其被 命  
而無緣不報盍亦冒昧而披訴危懇茲用不避  
僭越敢復陳乞臣稟性疎鹵少嬰疾病歲月愈  
久羸憊益甚僅存如絲之軀命無復可強於筋

力志慮凋喪精神昏錯區區犬馬之誠未由自  
效而 累朝誤恩每處要顯之地益懼尸曠之  
誅自癸卯以後所以每每辭職祇欲未死之前  
少免罪責而已況今身在隴畝而名綴 朝班  
其於臣子之分何可一日而安處且臣自前病  
重不能從仕衆所顯知今又腹中積塊脹滿往  
往腰大如鼓眩瞽綿惛危淺之命莫保朝夕臣  
雖欲強自扶舁以進 闕下安保不死於道路  
雖或不死而進不能供一日職事旋復踳躄而  
歸糞土賤命不暇顧恤以忝 恩之餘而顛沛



至此豈不為 朝廷之羞貽四方之笑方今邊  
圉孔棘智力奔走酬功報勞正待爵祿之重乃  
以虛名授之朽棄無用如臣者是以臣之故有  
功者有缺於祿食極知臣罪無路自免尤深惶  
恐之至臣前除僉知中樞伏望令該曹鑄罷以  
肅 朝政以安臣子區區之義云云

辭免弘文館副提學 召命狀 五

月

臣於前年六月分伏覩承政院書狀內臣前日  
病辭僉知中樞之職 不許辭免仍 賜溫諭

令臣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 旨顧以  
臣深痼積病前年為始脹痞加發證勢尤重既  
不得奔走謝 恩又難於再瀆辭免彌年兢仄  
日俟罪譴今五月二十三日復奉承政院書狀  
內以臣為弘文館副提學令臣斯速乘駟上來  
事有 旨臣聞 命震駭無所容措受 恩綢  
繆何以稱塞臣愚陋空疎本乏世用疾病沈纏  
殆二十年每曠職事至為慚恐累次辭歸旋被  
召還尚復從仕不得年年益甚更無蘇復之  
望眾所顯知以故四度第前年下鄉乃出於狼



狼不得已之甚豈有他意今臣腹肚脹滿往往  
如包斗水元氣萎蕭精神耗損言語應接失前  
忘後短視重聽憔悴枯槁况彌心氣松愒少失  
調保或至重發疑恐尋常喘喘以如此重病入  
論思近密之地豈合一日冒處一二宰臣不知  
臣疾有增無減請臣退閒一年或已差復故誤  
違 天聽致有此 命尤爲未安雖然在臣之  
分 天恩至重濫受譏責有不暇計急期熏  
沐將發行間適又暑證所添腹疾遽劇委頓倍  
常強扶上道勢必諸疾同時並作治藥不及或

死中路或不死到京供職不得顛仆踉蹌而歸  
使羣情嗤鄙則微臣一身不足顧恤誠恐上累  
眷召之意爲 朝廷羞緣此苟循私義未敢  
昇行撫躬蹈地惶戰怔營竊伏惟念臣自去年  
夏至今一周歲間三被 召旨一未趨赴罪當  
萬死謹席橐私室以俟所有新授弘文館副提  
學乙良卽許鑄罷爲白只爲詮次以善 啓云  
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六

月



臣於去五月二十三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  
臣爲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乘駟上來事有 旨  
臣以病重奔 命不得乞 賜鑄罷辭緣修狀  
上送方深震越伏俟罪譴次又於今六月初八  
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間居村巷不仕予  
朝予懷未忘斯速上來從仕以副懇求之意且  
令本道監司食物題給其勿謝事有 旨寔在  
前書狀未下三五日前所下 聖旨節次蒙  
恩有 召有 賜至下 天章寵賁實越非臣  
庸薄所堪承當臣不勝戰慄惶惑無地容措臣

山野寒微至愚極陋幸逢 聖代所以誤加  
眷念前後荐沓一至於此臣雖頑固無狀豈不  
知感激奮發奔走効力以少伸螻蟻犬馬之誠  
且竭忠報國臣子至願凡在位皆然況臣 三  
朝受 恩與天無涯至 今日愈厚有何心情  
不肯仕宦祇緣臣積久病中又疊加病勢極窮  
蹙不得已控瀝辭免前上書狀謹具猥陳伏希  
聖鑑俯 賜矜裁臣又有危惴昧死瀆陳臣  
自癸卯以後累次退歸其初人或非臣今則人  
人知臣病重難仕故皆以臣歸爲當臣亦見舉



朝諸臣無有如臣病重者每當竊位尸祿頓廢夙夜之勤上畏國法下慙物議臣雖欲貪榮冒寵久塵班行豈敢安於一日臣所以必願退歸者無他欲及未死之前少逭罪責而已不知緣何有此虛偽不近之名至於上徹宸聰乃以側席禮賢之舉下及於臣之賤劣伏思臣罪無路可贖且假令今世實有恬退之人既得其名尤當謹守其實庶或可也若既以恬退受恩於家又以寵利進用於朝則壟斷之譏必歸此人況臣本求名利因病自廢初非廉謹安

有恬退累蒙獎勵已甚叨竊如復攬此非名冒趨恩榮則人將謂臣以病圖利以退媒進不唯小臣取鄙一時亦恐朝政貽譏後世臣雖滅死何以自白非獨此也設或有人見臣冒進以爲人臣雖無寸勞苟有虛名足以欺天誑人則美官要職可以安臥而得此風一開習俗轉薄真偽淆雜末流難防豈不滋爲聖治之累當今邊圉多事文武之臣爭奮智力酬勞勸忠正須爵祿之重臣於僉知中樞經年虛帶彼有功勞者不得受此祿秩妨賢害政臣罪亦重



雖然以臣懵昧如古君臣之義則講聞熟矣豈敢忘義而徇私惟是臣病無得差之期故臣身無可進之日而名在仕版如此 特命之外亦  
有例 賜書籍等件時下窮閭益深踧踖無由  
訴免進退失據日夜惕息思所以免此而不可  
得獨有一事於此敢復僭陳焉古者人臣難仕  
則必請致仕不獨大臣為然亦不必年滿乃得  
也臣不敢廣引故事有宋陳致善以王府教授  
乞致仕時君嘉而許之致善官纔一命而年不  
至七十猶得其請當是時士之處身宜無甚難

而其為是者亦豈忘義而然正欲為臣之義有  
終而無赦也臣伏願 聖朝憫臣沈痼容臣狂  
狷令臣得依致善例許該曹刊去仕籍使得優  
游畢命庶幾微臣爰得處身之所用全 聖朝  
以禮退人之道虛偽之門可杜覆載之 恩有  
終亦或有裨於風化之萬一臣越分創請極知  
為濫業已上誤 聖朝致此踰越臣若自同疎  
外抱茲耿耿不以陳 聞黯悶以死是尤自重  
其罪敢露祈懇伏候 嚴命右迫切辭緣詮次  
以善 一落云云



工曹參判病告乞免狀 戊午十二月

臣矣段多年重病以節大司成除授後必于經涉二朔為白良置其間仕進不過數日因犯風寒心熱上氣證暴發痰壅腹脹日益沈困不得已三次呈辭從願得遞卽時軍職付授 天恩罔極為白置臣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病根深痼元氣耗損羸憊枯槁皮骨相黏面無人色僅續性命少發他證已陷於危急乙仍于至今謝恩不得日夜惕息為白如乎次不意本月初七日政 持命陞秩嘉善為工曹參判臣聞

命驚惶罔知措躬小臣庸謬朽鈍無物可比病入膏肓每負 國恩悶望情由乙前已瀝血陳訴非止一二區區誠意未能上達至以辭退之懇反為陞進之梯 恩命荐異物情駭恠叱分不喻曠官竊祿人臣大罪二品亞卿爵位非輕設使臣不顧是非冒昧承受為白在如中有罪自匿見利忘分本品則稱病辭縮陞秩則抗顏叨竊其為無恥孰不唾鄙臣寧甘心譴罰不敢玷污名器况於今如殿最之時曹堂上三員以參議設置赴京未還判書一員叱分以加于事



通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體未安為白昆臣矣新授嘉善加乙良參判職  
并以改正本差為白只為云云

工曹參判謝 恩後辭免啓十二

月

臣於本月初七日政伏聞 特命之下非徒病  
未出謝所加職秩決非小臣所堪當勢迫情懇  
不計萬死陳乞改正區區籲忱未能上達只  
許給由如是者再今則不得已強來謝 恩臣  
之逋慢罪不容誅煩瀆更 落至為惶恐臣草  
野微蹤稟性愚陋出身以來長在病散無所諳

歷不通世務全乏時用又昧於處身之宜賂得  
虛名輾轉欺 竊位尸祿會已極矣頃來廷臣  
不恤小臣病廢如此徒以虛名或 落或注以  
致上誤 簡記恩命累下微臣無狀進退失據  
陷於欺 天之罪臣之窘悶無路得脫且二品  
之職預聞 國政豈可不量可否而姑試又何  
可明知不堪而妄受乎況今勞於 國事者或  
至十年之久而未陞臣無寸勞通政後實仕纔  
數年而遽陞紊舛如此何以厭於公論尋常庶  
官之中一日不仕臺劾隨之又病滿三十日之



法載在 國法今臣不仕已近六十日不但無  
罰反加陞秩臣獨何人以罰為賞臣今雖強出  
仍抱痼疾上畏 國法次畏公論反覆籌思不  
可冒處 授職秩請並改正以授賢勞之人

辭免工曹參判 召命狀已未七月

第一二狀闕

臣於前月初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患  
病未差再上辭狀令臣加調理上來事有旨  
臣當初受由下來因病乞辭再蒙 恩假出於  
例外惶恐感激罔知攸措即當奔走上去臣犬

馬微賤若嬰疾病歲久年深種種沈痼血氣肌  
肉耗削無餘僅有形骸艱保絲命勞傷虛損之  
極以致心疾轉劇神不守宅眩矜怔尋常無  
故鬱結憂疑鳥聲人語往往怵惕驚恐強抑控  
惚必至喪心每每悶慮惴惴保持筋力竭盡運  
步則喘乏頓仆神思昏錯遇事則失前忘後脹  
滿濕腫胃傷痰壅等病往復迭侵防護不給節  
加之暑證腹疾暴發兼以上吐吐出鮮血臍腹  
絞痛三焦痞閉撐悶欲死自是脾胃虛弱專不  
思食食亦不消日益羸瘠膚色萎黃困殆綿悞



本以重病添此毒證指期差復為難緣此起發  
不前上去不得悶迫無際為白良尔臣矣職乙  
良遽罷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辛酉二月

臣於去正月十五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  
天使出來令臣乘駟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  
震越無地容措臣猥劣無狀身抱勞傷之病心  
經虛損之疾今至三十餘年寒暑勞役動輒大  
發輾轉沈痼屢瀕死域遂成廢人上負 國恩  
前後非一去戊午年上京時道傷所致病勢極

重在職五六朔內出仕未滿十日曠闕惶窘不  
得已受由下來還任不得再三乞辭 寬典不  
罪 命遞工曹猶叙同知中樞今至三年無由  
謝 恩又無辭避之路徒積兢悶茲被下 召  
庶幾因此上去謝 恩私竊祝幸次適聞同生  
有喪急遽而往馬驚墮落水澌水中衣裝盡濕  
因觸風寒右臂及傷痛撼一身寒熱進退互相  
攻注氣血不運手足頑痞諸證並作熨藥治療  
俟得少差刻日上途計料非但差復無期重傷  
之餘本疾乘勢日久益甚膚汗體慄消削萎蕭



如不能終日心疾尤劇晝則瞽悶松栝夜則寢  
驚夢愕往往喘息奄奄室塞不通良久乃續危  
淺之命莫保朝夕委篤至此強扶起發冒犯風  
雪顛頓道路斃仆逆旅無及於拯活以此恒怯  
前却將發復已臣伏念以如臣垂死形骸華人  
所見處忝備使令非所敢擬因而謝 恩亦不  
得遂仰慙俯慄罪當萬死臣竊祈 聖朝察此  
危迫之懇追寢前 命其曾受同知中樞之職  
并 賜鑄罷容使微臣苟延時月畢義隴畝為  
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狀一乙丑三月  
小臣往在己未春以工曹參判受由下鄉因宿  
疾加發上去不得呈辭得遞去幾猥蒙 上恩  
除授同知中樞府事只緣身病如前莫由趨謝  
至辛酉正月間 天使將來外方文臣循例  
收召臣名亦在其中時方寒疾劇苦扶昇上道  
觸犯風雪為白在中路斃丁寧乙仍于具由  
籲陳因并乞辭同知之職已而承奉 下旨內  
許且停行 聖恩如天感激無地非臣糜粉所  
能上報惟辭職一事未蒙 俞允自是以後在



華歲月至于今日犬馬之齒益以頽暮久遠嬰  
疾歲歲加重前年秋又發風濕病脚膝痠痺運  
步艱蹇往往一身氣血全不通貫冬來變為寒  
疾痰氣塞曾五臟百骸更迭受病冷熱相激治  
藥難施至今種種病狀不敢具悉仰瀆 天聽  
臣每欲陳狀力辭則疎遠煩瀆積深惶恐如欲  
奔走上去則病身如執不起發不前稽淹 恩命  
至於六七年之久狼狽窘蹙久而愈甚罔知所  
為徒然伏俟彈駁之至何意因循迄又漏網臣  
竊伏念自古人臣陳力就列則鞠躬盡節老病

曠闕則乞身放退此外更無他道臣獨何人身  
廢田里名忝班列揆分責義罪當萬死如此叨  
竊終若不解危淺之命一朝溘然負罪抱恨以  
死身雖入土不能瞑目為白乎去日夜憂惶無  
所容措茲敢冒昧上陳謹席橐私室以俟 威  
命之下且臣病難仕人人所知臣職當罷國言  
皆同如蒙 下問微臣憫迫之情物論訾嗤之  
實可以得徹 睿鑑伏乞 聖慈特賜矜軫臣  
矣前受同知中樞之職 許令鐫罷庶幾微臣  
得以安分守病畢義歸盡為白只為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二丙寅

正月

臣於今月十四日祇受有 旨書狀以前工曹  
參判 召臣續奉除 命又授臣同知中樞府  
事皆出 特恩臣不勝驚惶感激無地措躬臣  
去年夏始蒙遞間之 命天恩罔極而身病則  
有增無減至于冬末寒疾重劇腰脅掣痛轉動  
不得冷痰塞胃咳嗽痞結羸瘁骨立日益困憊  
不意承被 召除既難稽 命又怯觸寒遲徊  
累日強扶登途適值大雪凝沍虛極一身風寒

逼骨勞證峻發遍體疼痛心氣忪怔虛汗自流  
常有發熱之狀氣息奄奄如不終日強為扶曳  
前途日日危劇消剝摧殘溘死丁寧小臣猥以  
微賤厚蒙 國恩愚病相仍無由報效反以此  
故處身迂滯竊取虛名欺瞞一世至於上誤  
宸聰恩命狎至又緣此患每不能奔走供職臣  
罪當萬死誠所甘心第以忝被 異眷之餘顛  
沛道路棄命草野實為玷累 恩旨為 朝廷  
羞傳笑四方加于憂窘罔措伏乞 聖慈矜憫  
危懇還收 召命依前遞職仍 賜還歸庶幾



微臣歸死故土獲遂首丘之願焦渴仰禱右辭  
錄詮次以善 啓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三二  
月

本月初十日臣於豐基郡祇受有 旨書狀內  
不許臣辭職 停召之請 令臣善調徐徐上  
卒仍遣內醫官延壽聃診病并 賜以良藥種  
種茲實冀罕非常之禮出於萬萬不意震怖惶  
惑罔知攸措臣因竊伏念自古人君將此等盛  
禮得其人而施之合宜誠為美事如臣庸陋最

出羣臣之下曾溷仕路位至二品絲毫莫補疎  
短百出舉世皆知萬目難掩不知何故致誤  
聖朝乃以無前之事遽施最下之流臣若徒以  
貪慕 恩榮之故犯分忘慚不顧禮義而進則  
一時清議萬世正論謂 聖朝此舉為何禮謂  
小臣此行為何義招虞以旌虞不敢往禮愚如  
賢愚豈敢往設使在微臣不足掛論所不可不  
惜者 朝廷事體故 聖上垂意之勤太過愚  
臣冒進之罪益大况小臣老孱之身百疾嬰纏  
前後悉陳今次醫官亦已洞診咫尺 天威敢



有欺罔且爲人臣子所以事君父効忠勞惟有  
此心苟受病將何以事上將何以從政小臣  
百病之中心病尤重靜處稍可少有勞動行役  
輒至重發頃因道勞虛損之極方苦此病適添  
駭憫之迫日夕憂惕悸恐欲加鎮寧愈更忪怔  
若此不已將不得保性情爲人類以死尤用鬱  
悵臣承命以來強勉扶曳艱到醴泉郡向來  
諸證乘勞並作氣竭力盡眩瞶困倒更前不得  
籲天瀝血伏地待命臣今危懇不敢望歸  
田里願及存喘得蒙骸骨之賜死無餘憾臣

不勝區區切蹙之望右良辭綠詮次以善啓  
云云

日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一三月一

臣前月二十五日於醴泉郡祇受有旨書狀  
內如前不許臣退歸令臣調理徐徐上來  
臣聞命殞越益深危憫累辭煩瀆惶恐無地  
然而臣病非偶然所發得之四十餘年日深月  
痼屢瀕死域艱保至今况今次因勞加發仍在  
旅途羈苦之中欲其計日調治救此積年加發



之病豈不甚難以故自正月至今經涉三朔輒轉往復差息無期悶望尤極長在官舍調病難便乙仍于同月二十六日不得已安東地山寺移入苟就僻處席橐度日臣又伏覩狀面以工曹判書填銜而狀中不舉此事臣又未見政目莫測端由惟增震駭然又不可無一辭以露微悃小臣往在戊午年分因事還朝為成均長官身病已極二三朔間仕日不滿四五方懼誅罰反有陞秩之命為本曹參判龜勉兩朔又僅仕三日寸無餘力可望報效由是惶窘在

朝不得蹭蹬退歸今乃無故遽或陞遷自古以來安有此事設使果有之必因物論彈駁已有處分不待微臣喋喋猥陳惟是小臣積病餘喘皮骨相黏面無人色憔悴萎黃見者驚嗟氣息綿延性命沾危每發一證動輒疑死稽違君命罪戾憂恐臣之情憫非但國人無不見知天地鬼神所共監臨伏乞聖慈特垂矜察賜臣骸骨仍依去年四月二十日遞臣同知指揮置臣無職之地庶少延保畢義歸盡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二三月十

四日

本月十三日臣於安東地山寺良中祇受承政院書狀內母敢求退安心調理上來事有旨小臣愚闇老病從仕不得緣由曾已反覆陳達今不敢縷瀆 天聽小臣迂闊固滯濫蒙 大恩罔知所處之宜罪當萬死臣前以從品亞卿之職猶不堪當退辭累年始蒙 許退 天恩罔極今乃無故 陞正品為六卿之職臣若不顧前後冒昧進受辭小受大以退媒進其為巧

詐污賤難可形言假令小臣微眇不足與論於禮義不知 聖朝見臣如此見利忘慙喪其所守何取於臣而必授以高官重秩乎臣伏觀前古人臣有如此者當時不恤而進用卒至敗壞天下者有之臣雖至愚誠不忍效其所為況雖微官末職必計其資歷功勞而後陞職是為例事小臣前為本曹參判僅仕三日今進為判書非徒古今絕無之事深恐 國家爵賞之典自此墮紊誠非細故因竊伏念臣以積病沈痼待命三朔憂惶加病差息無期節新除職秩揆



以義分資歷一無可受之理如此留連待命  
猶有覲望叨進之意臣罪尤重仍次留待不得  
惶恐無地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七月九

日

臣去四月十七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因臣懇  
辭姑遞臣本職兼文翰之任仍授閒官 令臣  
安心調理待病勢差愈上來事有 旨臣以至  
愚極陋荐被 誤恩獎擢超踰降 旨重疊道  
病顛沛累辭不獲方懼 雷霆之威復忝文翰

之任非但臣心震越愈感凡在物情莫不駭恠  
旋蒙 聖度包容離明曲照既寬罪罰加 賜  
矜軫許令并遞兩任處以優職 隆恩洪造莫  
與倫比感激兢戰無地容措爲白置臣心疾勞  
疾得之三四十一年後來加以脹痞痰飲等病歲  
增月益合成沈痼寒暑風濕觸冒勞動一切無  
堪動輒加發發必危革乙仍于前矣四次至前  
赴 召命或留三四年或四五朔爲白良置並  
只廢仕尸祿慙負 國恩而退爲白如乎今年  
段犬馬之齒將近七十積病加老形神氣力無



復支持顛沛來歸憂慄增病委頓困憊枯竭虛  
損心忪腹痛往往昏眩欲仆諸病迭乘伏俟溝  
壑之填望絕差愈之期緣此未能奔走上去臣  
之無狀至此尤極 異恩殊渥終未仰承臣罪  
當萬死無以自贖叱分不喻前矣二品從職段  
置冒濫空得玷汚名器莫甚為白去等況今資  
憲重加知事准職豈當無故躡躑且因辭免而  
得進爵士風益猥輕 王爵而授匪人 國典  
愈墮所關極重非臣得私茲敢不避斧鉞之誅  
復陳螻蟻之悃臣惶恐昧死歷代人臣或老或

病不論官大小皆許致仕至於 祖宗朝猶然  
欲望 聖慈深察愚衷 特令該曹將所陞資  
憲加與節次除職並皆收還改正仍以前職秩  
依例致仕置之散外庶幾上謹 朝廷與奪之  
柄下遂微臣愚分之安悽悽至願不勝懇迫切  
祝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禮曹判書謝 恩後辭免啓丁卯八月

一日

小臣身病在外前年四月知中樞府事除授只  
緣老病委篤控乞辭免雖未蒙 允亦不加罪



天恩罔極今年春以天使時製述官下  
召強扶上來觸熱加病入城三日未及謝恩  
而遽遭大喪攀號痛迫之餘積勞重傷元氣  
萎敗日益困憊脾胃證兼發專不思食食亦不  
消羸悴骨立心氣虛損恍惚怔忡失前忘後狀  
如迷罔之人僅續絲命衆所顯知不意銓曹擬  
除本職臣聞命驚惶罔知措躬况本曹典神  
人司教化事大交隣職務繁重如臣憊陋不文  
加以重病如此決不能堪任請遞臣職以授賢  
能之人

再啓同日

再啓惶恐臣自少得羸悴虛勞之疾今至四  
十餘年歲增月益一身血氣消損枯渴頓無筋  
力可堪從仕慙負兢惶每乞辭退往往雖蒙  
召還如前不能供職又至退歸臣之無狀如此  
罪不容誅在先王朝尚用寬典反以虛名累  
加爵秩至前年春陞至工曹判書六卿之列任  
大責重決不可以尸素冒處昧死辭免蒙恩  
得遞今臣老病甚於去年本曹任重倍於工曹  
前日工判之任猶不堪當今於本曹之重豈敢



冒處方今 新政禮文及三都監儀式多端皆  
在本曹事務方殷一日不可無長官請亟 命  
遞臣職以授賢能之人仍 許臣致仕放歸田  
里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 二日

臣矣段多年痼疾以節因勞加發元氣傷敗日  
益萎縮肌肉消瘦僅存皮骨虛損迷罔因殆委  
篤強亦出仕為在如中勞動空惚之餘發熱上  
氣不日之間摧殘以盡絃如至為憫迫為白良  
尔臣矣職乙良本差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

云云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 五日 〇 第三

狀聞

臣年垂七十百病纏綿屢瀕死域軀命如絲頓  
無筋力可堪奔務雖有犬馬之誠無由展布冒  
濫尸素其罪尤重逃祿歸耕庶免邦憲小臣抱  
茲哀悃三十餘年更歷 三朝凡四次退歸四  
蒙 召還每還從仕之難倍甚於前不得已又  
退歸至于去年臣病愈深 國恩益重惶恐窘  
迫萬死乞辭伏蒙 先王曠度含垢矜恕不問



聖恩如天微物得所不意今年復以製述官  
下召每辭極難強扶入都甫過三日遽遭罔  
極之變蒼黃顛倒病不支吾禮判除命適會  
茲時一目不能出仕至於辭避方今離明繼  
照萬物欣覩此正臣子效忠宣力之秋而愚臣  
沈痼瘖殘百廢無狀乃至此極無功而食於上  
古人以為不恭不能而不知止周任譏其焉用  
臣將何顏面貪昧恩榮不能而不止上以羞  
辱於清朝下以汙壞於士風假使臣可能從  
任前在三朝寵渥如彼何苦不仕而甘心窮餓

今遇新政眷命如此又何更不願而苦乞休  
致伏望聖慈憐臣垂死之命察臣畢義之願  
許臣致仕俾遂歸死田里為白只為云云

辭免同知經筵召命狀十月二十  
九日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以臣  
當侍經筵令臣乘駟上來事有旨臣聞  
命震越罔知攸措卽當趨造闕下恪謹供職  
况今臨御伊始聖學日新寤寐賢傑拔茅  
彙征臣尤當進思盡忠同寅協贊庶效涓埃第



緣臣疾病顛踣多積年紀徒以虛名致誤累朝受恩每至於不報居官輒歸於失守慙負惶窘不得已辭退如是累次罪已難赦今夏入都遽遭罔極之變崩迫奔遑之餘身病增劇形頓神澌奄奄欲盡適會蒙恩除禮曹判書新政異渥莫大於此乃不能一日供職而遽人臣之義掃地盡矣既失官守惟當速去又恐遂死於尸竊之中緣此惟怯山陵未畢之前荒忙退歸勢迫理蹙雖不獲已揆以始終之義極知闕然物論煩興歸臣罪責將不得齒數於人

類臣方庶彙私室省愆懲咎以俟誅罰之至不意今者聖恩寬厚包荒洒垢反加收召溫諭丁寧感激惶仄糜粉何酬顧臣罪釁重疊如前所陳今又前病重發外傷風寒內積心熱虛損忪怔委篤困憊痰喘交作僅續殘命當此隆寒遠道奔馳觸冒暴發不朝卽夕殞斃中野猶不足惜萬一不死得至都下受恩不報居官失守倍甚於前上負虛宁之至意下受清議之重責爲朝廷羞又必至於空退臣前後所爲無狀如此死有餘罪伏乞聖慈俯賜矜憫



特許停臣 召命遞臣講職仍 許臣依禮致  
仕 令臣還安愚賤畢義壠畝為白只為詮次  
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戊辰正月九日

臣老病昏塞百廢無堪每每負 恩罪釁深重  
節禮 召隆旨難以承當已拜一疏乞 賜罷  
免仍請致仕去訖今以 天使時接應事有  
旨書狀本月初八日祇受即當趁急奔赴第緣  
臣長年病身氣血虛怯心熱蘊積小遇風寒即  
寒疾發動冷氣徹骨顫掉瘡瘁心熱上氣一時

交發失治不汗則俄頃間性命難保去年此時  
寒疾痰喘得發數朔至苦痛幾死僅蘇今當其  
節前證間發因遂大發疑畏深閉固護日夜惴  
惴艱保今如春寒方嚴不異冬日中路遇寒殞  
斃丁寧糞土之命猶切哀憫加以前下 聖旨  
承當不得辭緣疏中一一上陳惶戰死罪席橐  
俟 命為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二 正月二十九日 ○ 第一  
狀 闕

本月二十九日祇受都承旨書狀內 令臣不



以進退為嫌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震恐求  
死不得為白置小臣矣種種無狀萬負 國恩  
罪當誅滅辭緣段節 召除辭狀內瀝血罄陳  
謹席橐伏地日竢 威命之下右辭緣詮次以  
言 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四 四月七日 〇 三狀

關

小臣幸逢 聖代為臣無狀厚誣 朝聽以致  
誤恩洵加 威命屢瀆委頓昏惑久違臣隸  
顛倒之節頃上封章剝瀝心肝庶幾獲蒙 哀

省不意蟻忱愈鬱 鴻恩轉隆本月初六日天  
文習讀官柳希瑞又齋捧 教書來辱下宣訖  
眷顧敦諭增重如山臣祇受以還精魂飛散  
無所投死臣重自悼責誠未上格言歸虛飾以  
至於此罔 聖欺 天罪無逃追戰灼憂窘靡所  
措躬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右贊成乞回納段香狀 五月九

臣過蒙 宸簡累被 嚴召由臣私義百無一  
堪罄陳危懇久未蒙 許顛倒奔 命又復稽



延臣罪當萬死無以自贖只緣臣往前在朝  
無時不病長廢職務本合尸素之誅偶脫天網  
而退頃來朝廷方峻治臣僚稱病避事之罪  
臣伏念諸臣偶病一事猶不免物論如彼如臣  
長病每每避事從前罪犯不可勝數豈敢抗顏  
復進以干邦憲乎况今天使之來正當多事  
時強進闕下夙夜奔走非但病發莫測假如  
未死之前告病延喘則是重自納於避事之誅  
比之前時罪犯尤甚臣首鼠惶惑心病日劇不  
勝憫迫之至臣前蒙教書內憐臣老病不許

臣勞以職事 異恩至此非臣敢當然苟如  
教旨則弘化重職宜先 許免臣茲用伏地祈  
祝日俟 恩命之下伏乞 聖慈曲垂矜諒并  
與崇品一資特從所願還收 成命於臣榮幸  
靡粉何酬臣復有私義極不安者去三月初  
天使回程後 頒賜諸臣段香等物茲乃 聖  
朝祇奉 皇恩嘉與同朝共之一以普大慶之  
及一以酬百僚之勞而小臣亦誤忝 賜例臣  
未拜贊成之 命稱官 賜物固難祇受又身  
伏遠外 天使來還一無勞效欲以何名何義



敢同諸臣得受 賜物前下段子一匹香二封  
謹請回納 天府乞 賜俞允以安微臣區區  
分義之守不勝幸甚煩 惶恐久乃陳請死罪  
辭緣并以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改正崇品併回納 賜物狀一五月

十九日

臣伏觀右承旨書狀諭以贊成之職臣所力辭  
俯從微悃 特命遞改仍以知 經筵促召事  
有 旨臣鄙淺無狀誤蒙 聖眷至於此極天  
地生成之恩何以圖報臣卽當疾速趨赴適因

私故宿病增劇心熱方苦當此炎酷觸冒上途  
如以火就火極爲憫迫欲望少展日期俟心熱  
稍減扶曳前進庶幾免死炎程得進 闕下以  
謝 恩命計料第螻蟻素忱一品濫秩終無冒  
受之理冀得一併改正頃緣此事及乞回納  
賜物等因復上一狀敢瀆 宸嚴伏禱 聖慈  
益弘德意并 許改正收納以訖洪造臣不勝  
區區切祝危幸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  
云

乞改正崇品狀二 七月四日



煩瀆惶恐臣以乞辭濫陞之故稽延 召命奄  
過半歲罪死罔赦頃者幸蒙 聖慈因臣僚  
啓請 命遞贊成之職實是還除本品之端  
眷念至此臣不勝感激卽具狀陳懇併將崇品  
一體欲乞改正降居本品閒地上請去訖臣強  
扶殘喘擬進謝 恩觸熱加病艱到半程爲白  
有置中間伏覲 除日仍以陞品判中樞府事  
除授臣頓失幸望之意猶以所上書狀 入啓  
後從願降授爲白乎去妄料次及至書狀 入  
啓尚未蒙 允臣情事乖張進退失據憂窘憫

迫靡所措躬若以臣之無狀可堪陞擢之 寵  
春初聞 命卽時赴謝供職何故干冒 雷霆  
捨命苦辭以至淹久乎今幸廷紳白蟻憫之所  
憫 聖恩示鴻私以可許乃復中輟不終依前  
濫授則臣前後狀疏力陳不敢冒受之說一皆  
落虛而臣之一身終不免爲欺天誣世之人負  
竊位冒寵之罪將何顏面廁之朝列乎伏願  
聖上洞鑑微衷 俯察守分之忱自 天所命  
自 天還收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况茲免濫還本  
因臣誠願非有貶奪何所妨礙臣有衷曲得



天從欲於臣榮寵無與為比臣無任懇切禱祝  
之至辭緣詮次云云

乞改正崇品狀三七月十三日

本月初十日所下同副承旨書狀內不許臣辭  
免判中樞及乞改正崇品事 聖旨臣於十三  
日在忠州祇受為白有置臣自上途後腹疾勞  
熱間發觸冒炎熱艱難保喘行未趁速叱分不  
喻帶行孫息得疾幾死中路棄置不得救活率  
行為要滯驛貽弊顯犯邦憲惶恐待罪為白乎  
彌臣從前欺世取寵之罪今年尤甚庶幾因

辭得免而誠未上格又未蒙 允更欲陳乞恐  
徒增罪戾然螻蟻微悃 上天不阻茲又不避  
鈇鉞復有控訴臣伏以班序品秩資憲崇政之  
間亦有一階至為顯重近有邊將率兵采入勦  
除賊巢不為無功 朝命賞以此階臺諫猶以  
過重論執臣前無寸勞後亡毫報身伏窮山不  
知用何義例乃超越此階陞至一品乎此古今  
天下絕無之事而臣不幸逢著臣所以仰愧俯  
慄如芒刺在身欲逃無所欲免無路稽 命干  
威顛沛窘束今次上來正為中間有蒙 恩降



授之端故感激趨謝不謂因仍苟且一進一退  
兩失措躬至於如此臣僭率罪死竊伏惟念  
聖意得無以既加 恩命徒然收取還授本階  
為難然崇政一秩臣尚未拜受非既加還收之  
比今若只以資憲上一階授之置之間散此非  
自崇政降授乃自資憲陞秩 聖朝既足示誤  
獎之意微臣亦小遂辭濫之願以賞功猶惜之  
重階加無功冒進之微臣榮幸無比 寵渥曷  
踰臣固知此階之重於臣亦濫第緣既誤 聖  
眷下辱之勤不如是無以奉承茲敢妄昧煩達

陞恐誤

伏願 聖鑑矜憫愚誠 渙發德音從願改陞  
庶微臣免竊位冒進之罪 盛朝無墮素爵典  
之失豈非兩全臣無任兢戰切祝之至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啓 七月二十四  
日

小臣愚惑執迷但知非分之職不敢冒進其於  
急趨 君命之義反有不遑自前年十月後  
召命荐沓至九至十尚復稽延今始來謝在法  
罔赦臣不勝惶恐待罪

再啓 同日



煩瀆至為惶恐臣罪當死滅 聖恩寬赦全生  
赴 闕瞻仰日月之光感激銜戢徒思糜粉第  
臣老病垂死之日身伏田野欺世取 寵至于  
卿列已極饕濫猶為不足復叨 誤恩擢至崇  
品臣之無狀甚矣且本品則辭去陞品則冒來  
以退而賭名復進而享利情迹猥賤名節掃地  
臣前後疏狀極陳其非今若還自蹈之遂成終  
身之惡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無識羞恥之  
心不容盡喪豈敢諉以 君命昧受竊據以忝  
辱清班污壞士風乎臣負罪懷慚難於立朝正

在於此伏乞 矜軫卑懇 特命改正崇品還  
收準職 除命庶幾小臣得遂區區分義之守  
聖朝亦無顛紊爵賞之失不勝幸甚

弘文館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 八月五

日

文翰重任非老病昏廢之人所可冒據前於丙  
寅年 明宗大王以小臣為大提學而臣以老  
病不得堪任辭遞今者又差提學提學之任雖  
與大提學小大輕重甚相懸絕而老病不得堪  
任則同臣之老病昏廢又甚於前日請遞提學



擇授可堪之人且以小臣并入畫夕講事傳  
教矣小臣別無異事而更爲常規外之事惶恐  
敢辭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一

八月八日

臣心氣之疾因事得發挾以燥熱徧身熏炎眩  
瞶忪怔念欲裁損轉益加發叱分不喻每年冬  
寒痰喘爲本百病隨發屢瀕死域爲白如乎節  
偶感涼冷痰證遽發暴嗽稠唾他病乘間徃復  
多端從仕不得至爲惶恐臣矣職乙良本差爲

白乎矣又於本月初三日弘文館提學兼差臣  
以老病昏廢堪當不得方切辭避之際至初六  
日因大提學朴淳猥謬推讓乃以文衡之任轉  
加臣身臣不勝驚惶窘迫罔攸措躬臣駕材下  
質加此重病廢書不讀三四年舊恙新味頓  
無記念予生思涸尤艱制作徃在 先王朝嘗  
被此職之 命臣具由控辭至於再三卽時蒙  
恩得免今已三年老病昏塞日以益甚不意  
誤膺 重命非所堪任決無冒受之義况彌如  
此至重至選之任旣得其人而授之安可以一



時爵秩高下之故而輕易改換乎微臣至懇伏  
乞將臣誤加崇政依願改正而授以本品資憲  
則提學之任雖有未安臣亦不敢固辭伏願  
聖鑑曲加 矜察早 賜允許庶幾愚病微臣  
得守其分為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二

八月十二日

臣矣段節身病辭職蒙 恩受由為白良置數  
日調理未見差息叨處濫職不得仕進尤深惶

恐臣矣職乙良本為白乎矣文衡之任至為  
重大掌 國辭命事大交隣撰述功德一應制  
作潤色等事無不委責小臣老昏殘疾精神筋  
力一分削剝耐勞忍辛作為文章雖在常時決  
不能堪任況彌 先朝實錄修撰今當開局總  
裁之下論定取決專是主文之任臣每當冬月  
痰喘寒疾動至危劇在前冬春四五朔間閉門  
不出從仕不得今雖妄受 恩命不多時日以  
廢仕曠職不得已還遞之勢朴淳段彊年俊業  
應選辦職未有玷缺允協衆望一朝徒以臣濫



職廁上之故容易換差於淳既非重待文任之意妄受還免於臣又增越分妨賢之罪叱分不喻其在 聖朝舉措亦甚顛倒右件曲折洞加監察亟令還收換差之 命仍前授任臣淳庶幾 朝無闕事臣各得宜為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三

八月十五日

臣矣段心熱痰涎同時得發再度受由調理為白良置差復不得曠日廢仕惶恐無地臣矣職

乙良本差為白乎矣今方冬至使文書磨勘實錄廳開設時文衡之任不可一日闕員臣本老耗昏廢節加病如此不能堪任衆所共知叱分不喻冬月將近四五朔至寒疾不仕為白去等莫重之任明知不行豈宜冒就非但微臣不敢承當物情皆以為未便臣矣所兼大提學并以還收換 命仍授前員為白只為云云

大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一八月二十

三日

臣不勝文任憫迫之情曾已盡達不敢煩復故



舉其中心疾最重三十年前居喪氣虛此證緊發幾至喪心其後雖得僅蘇病根深痼少失調護動輒復發當此老衰忽遭重責如山壓頭若崩厥角此心戰掉無頃刻少安而實是心病所致日夕憂喘困迫抑而行之勢將難救敢更冒陳伏望早賜允許大提學改差

再啓同日

文人才分亦各不同有館閣絲綸之文有草野寒苦之文臣本無文才雖於雕篆之末或略窺一斑只是草野寒苦之習何用於館閣絲綸之

文乎況於表箋儷偶之文懵不知體制如何古人云知之不豫杜其才而用之是棄人也又云人各有能不能上之使下其所不能不使強為故下不得罪於上今臣授此任枉才棄人臣不敢言以不知不能而強當其責得罪曠職羞及朝廷勢所必至至是而後雖復治臣之罪而改之悔亦無及故臣之危懇請辭豈獨為私憫而已伏乞亟賜施行大提學改差

三啓同日七月二十日

臣於文衡重任以年齒以疾病以才分皆所不



堪況冬寒臨迫實錄廳所任亦所不堪當初收  
議時大臣泛論云云今則物論皆以為不堪大  
臣豈不聞知伏望再 賜咨處庶使重任早有  
歸定不勝幸甚

四啓八月二十四日

昨日傳於心疾調理自然平安臣不勝惶惴  
大抵心疾調理最為難事十年保養僅得粗安  
一日復發前功盡棄一有觸著動撓熏灼欲以  
靜攝愈攝愈甚况文衡之任百責所萃何以能  
堪韓愈云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云云韓愈以古

年盛氣猶有此憂如臣七十瀕死之年絲綿殘  
喘心疾重發強抑煎焦不知厥終何如以此憂  
悶周措伏望大提學亟 命改差

五啓同日

累 啓惶心雖本能文之人至於年老氣衰則  
所作詩文如以秃筆寫字頓無鋒穎鈍刀雕器  
不成形制此乃古今之通患小臣自少不文加  
以病不讀書今已近死之年豈能作為文章當  
此莫大之任乎反覆籌度決不能堪請亟 命  
改差



六啓同日

如今物論皆以爲臣不堪大提學之任人人豈  
有私情於臣而欲其任便乎臣老病昏廢筋力  
精神決不能堪人皆知之故其言不約而同也今  
不恤衆論輕授重任於不堪之人其如敗事辱  
國何 聖教每以爲重任不可輕改臣雖謝  
恩前後連辭尚未受 命即是本員仍任實非  
改 命有何難乎請亟 賜俞允以定文任之  
重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 己巳正月八

日

臣矣段前月肅拜後數日出仕寒疾復發元氣  
虛損心熱轉劇寢驚夢愕頻頻容忤痰壅膈痞  
面發浮氣種種危證怯寒愈甚伏俟邦憲次不  
意濫蒙 恩命吏判除授非但身病深重趁時  
出仕不得臣往時未經本曹郎官一應銓法朝  
章全然未嘗諳鍊近年長在遠外鄉村一時人  
才物論矇然不知東西莫大重任如臣庸謬加  
此老昏沈痼豈敢忝竊曠廢以累 聖治臣不  
勝惶恐窘迫無地自容臣矣職乙良兼帶 經



送春秋并以本差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正月

一日

臣矣身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歲月積久終即因寒加發日益深痼差息出仕指期為難為白乎彌老衰昏眩心疾健忘今不記昨夕已忘朝白黑涇渭茫昧不分為白去等一國許多人物官序將何以銓量低仰注措得宜以弘禪盛治之萬一非但臣心自不敢當朝論巷議皆以為不能堪任經筵史局段置久廢隨參臣不勝憂惶憫迫之極臣矣新除吏判職乙良兼帶

仰一本作昂

經筵春秋館并以本差云云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三正月十四

日

臣矣段從前每職辭避負罪惶恐二品除職臣所素願臣若不堪其任何敢僞辭以自重其罪只緣臣性本愚劣不通世務老病昏眩臨事茫昧不知所措如當事任必見狼狽負國陷身故前日貳相文衡等職皆不敢當幸既蒙恩許免况此天官之職掌國大政銓序人物至重之任今若不辭冒處至於用捨顛倒朝



政日非病 國害治然後從而受罪臣雖萬死  
何益於事當初 朝論非不知臣不堪但以循  
例姑試充擬以致 誤降恩命臣豈敢知非妄  
受自干邦憲臣不勝憂迫之至臣矣見除吏職  
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并以本差界之散地  
庶得少安愚分爲白只爲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辭免啓正月二

十日

臣老病竊位長負罪過近日則負罪之中又重  
得罪臣自去年濫陞崇班雖辭避不得苟充其

位降授次品之職每每懇乞至於近日得授次  
品則又以不堪其任不得已辭不敢受小臣病  
廢衰朽無處合用進退失據無狀已甚數罪降  
黜分所宜當不意 寬典非惟不罪乃反陞授  
前職與臣前後辭受情願大相乖戾臣不勝慙  
懼踟躕之至前日所願則今反辭避今所復授  
則前所苦辭臣若冒處物論必不容臣伏乞  
聖慈俯鑑危悚亟 命鑄罷臣職庶使微臣免  
罪安分亦使 盛世士大夫廉恥之風不至於  
因臣壞滅不勝幸甚



乞致仕狀四月四日

臣自二月晦前謹詣伏闕門外請乞致仕  
賜骸骨歸田里連上四劄尚闕俞音及至三  
月初四日猥被引見仍復披肝瀝血罄陳危  
懇乃蒙允許拜辭而退茲蓋實由天鑑昭  
臨於臣老病情惘矜軫有素所以面陳之日  
重有惻於淵衷特賜恩命如是殊優至如  
小臣從前竊位負國之罪皆置不問俾臣得  
以洒然脫愆歸遂畢義之願盛德洪造與天  
無極加以私歸驛送寵渥寔越椒裊米豆

錫賚便蕃在臣涯分尤不堪當既難辭避無路  
報效徒增惶懼感激之至竊伏惟念臣既蒙  
恩退間微賤姓名尚廁班簿身在田野職叨  
王官揆之義例極爲乖舛又况講官至重史館  
至嚴遠外瀕死之臣何敢仍帶以慢壞朝廷  
設官嚴重之體伏乞聖慈曲賜諒察渙發德  
音依前陳乞所援大明薛瑄不進一歲致仕  
例許臣以致仕二字則雖以本職在野不爲有  
嫌如或未然伏請本職兼職須令一併改差庶  
幾聖朝無天職之曠愚臣免邦憲之罹臣不



勝祈幸祝望之懇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狀庚午

正月

臣前年三月得 賜退歸後臣矣本職判中樞  
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等乙上章辭免仍  
乞致仕誠未上格未蒙 允許惶恐煩瀆更不  
敢辭免陳乞奄逾一年臣罪至重為白置今臣  
犬馬之齒適滿七十乙仍于引年致仕具箋陳  
乞 上聞日夜祈懇庶蒙 恩命之下則臣矣  
本職兼職段自有故事叱分不喻臣前日冒忝

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乙良置自當遞免不  
須別具辭免是白在果小臣當初妄意上項兩  
司提調乙臣身既退銓曹應卽 啓遞為白乎  
去錯料一不舉陳辭免為白如乎節始得聞知  
迄未遞差以致經年闕員曠廢事任所係亦甚  
非輕臣不勝惶恐待罪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  
云

召命祇受狀 二月二十日

今月二十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內 不許致  
仕之請亦不遞職仍令乘駟上來事有 旨承



命震越罔攸措躬除臣老病深重奔命不得當別具箋陳乞致仕外謹席豪私室聽候誅譴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致仕狀 四月四日

臣於前月中以年至病深上箋乞致仕日望恩命之下本月十一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具述 聖眷不替下諭諄復至引 先朝不致仕典故不許臣致仕令乘駟上來事有 旨伏讀狀辭驚倒隕越無地容措臣庸謬無狀最出羣臣之下欺虛躡爵尸竊負 國臣所以冒萬死

一本四月下有十

求退不過萬分之中少免欺天之罪而況既退之後適丁告老之年苟於此時夫蒙 天恩臣慙負 聖朝之罪至死何逃且 先王故典實謂其人進退係國家輕重之臣如臣進忝 朝列之時責重如丘山補益無絲髮區區鳧鴈不足為有無何係於重輕今若不顧前後既去復來更為賢路之妨是以迷臣之故致誤 聖朝之舉措傳笑四方貽譏千古臣雖欲聞 命奔走義不可得累乞休致之忱又不容中止憂窘惶惕罔敢縷陳伏乞 聖慈矜察愚懇容遂微



分收還 召命許令臣依禮致仕庶幾上有先  
王退人以禮之美下得臣子事君有終之義不  
勝危幸切祝之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四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五日祇受右承旨書狀內不許臣  
乞辭令臣斯速乘駟上來事有 旨臣承 命  
震越窘迫靡措臣既以老病不職蒙 恩退歸  
今則七十已滿身病日益深昏愚日益增冒受  
異寵忘慙復進以致身羅敗闕之罪爲 聖朝  
羞辱萬無其理是以 嚴旨之下未由趨節援

禮告老執迷望 恩臣惕厲焦煎心熱轉劇往  
往恍惚眩瞽語言錯繆竊恐多致妄發不能罄  
陳惶戰無地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致仕狀 九月二十四日

臣前蒙調理上來之 命今已五朔老病沈痼  
日以益深差復無期未有上去之望惶窘罔措  
伏俟 嚴譴之至竊念微臣既已蒙 恩退歸  
年又七十疾病纏綿死亡無日於此之時未遂  
致仕更待何時而可且臣本職樞府雖云閒地  
王爵至重天工人代茲豈賤陋愚臣所可遙



忝兼帶

經筵春秋館論思

顧問之重實錄

編摩之任微臣安得在外而久竊 聖朝亦豈  
合等棄於草野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此之事臣  
心憫迫非出於矯飾臣雖以糞土之蹤蟻蝨之  
微猶願得齒於 聖世人士之末今乃狼狽拘  
束以至於此身退而名在 朝班不仕而猶據  
天職名實乖舛廉隅喪盡負 國褻天罪不容  
誅仰愧俯慄獲免無路去春夏間再度上箋三  
次拜狀血誠籲訴乞 賜休致皆未遂願最後  
召旨中雖幸 許令調理義所難安尤不敢

諉此因循誠切危惘不能弭抑茲復具箋控陳  
謹席豪私室伏候 恩霈之下日夜無任祈禱  
竭慮之至又如校書活人兩司提調以臣之故  
累歲闕員非但在臣之義負罪萬萬其於虧損  
國體撓壞政典亦甚非輕伏乞 聖慈矜惻  
愚懇 特許依禮致仕前項兼職提調等一併  
本差忘幾微臣未死之前獲免罪責瞑目入地  
以畢臣子之義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書契修啓

禮曹答對馬島主宗盛長



使來辱書尊體佳福忻慰良多惟書中所訴十  
餘條雖足下言之懇勤望之急切俱係違碍事  
理難於啓稟在前此等之請既喻以未副之意  
不啻諄復顧足下不諒不能以義制欲而有分  
外之望所以復有此紛紛之云爾往者貴島之  
於國家不無負犯而能悔過悛心奉琛納款  
修其職守故大朝亦以如天之仁捨瑕錄善  
字小施恩凡所以接待濟恤之道無不曲盡為  
足下計惟當感戴共造益思報效之不暇今乃  
玩恩山分不顧金石之約惟所欲是求強聒不

舍期於必得無乃有乖於事大畏天之義乎賜  
米太一百石非無故減之也當初許和時各隨  
其船之本例商議裁減已成歲額之數亦云足  
矣今不可加請也大明商船之往來日本者  
與我境初不相涉設或有之我國之關防固已  
備至其涉於貴境者貴島自當為之捍禦意豈  
專在於我乎而乃敢指此邀功於我必欲五船  
之還受商物之滿買以為鎮海捍賊之費其為  
巧諛斷可識矣况五船不可許滿買不當請前  
已反覆論諭今何以異於前乎歲遣之船往來



絡繹如有欲言之事附之歲船自可相通豈必  
更有特遣船耶授職倭人年久者不接非獨貴  
島之倭為然乃授職諸倭通行事例今豈可為  
足下一時之請而輕變其舊約乎大中小三船  
差等格倭限數非自今始載在約條水柵之立  
齊浦之塞亦設險守國之常道 國家雖以恩  
信待倭豈宜并與藩籬而可撤乎況今合符釜  
山自無患苦於貴島何必欲通齊浦之路乎譯  
官李貴清前因本道監司請罪已下獄除名矣  
顧其所犯無甚關於貴島及其懲艾之後不置

終棄故復其任耳今乃舉日本倭人之事多肆  
憤恨至謂朝議之翻手何言之傲悖而不審耶  
國家用法有常豈以足下之私憤而有加乎  
至於庚戌歲船之後至者勿接而移計於次歲  
此非新法亦非獨貴島然也其他歲一來朝之  
船年條不及者一體勿接曾已約法知會故庚  
戌後至之船遵此約而處之足下不念前約不  
思反已而徒懷恨望其可乎大抵為下者當謹  
修其職貢不敢干紀而希恩為上者當勿替其  
懷來不宜越典而濫惠然後上下之道行而無



患矣今有欲輒求不得則恨缺固足下之道  
若苟循無厭之請縱使作過或至難容則是亦  
大朝之誤足下也故不得不以信義裁之約  
條處之非有所靳於其間也進上大刀丹木照  
數啓納循例回酬虎皮啓付回使至可領納不  
宣

禮曹答對馬島主

俘來辱書德履綏勝良慰良慰進上大刀丹木  
謹已轉納但來喻懇祈約條之改且以胡椒丹  
木商貿爲請夫我 國之於貴島但有歲例賜

物而商物貿易則在前所無之事往在庚戌年  
貴島欲以胡椒若干斤來貿 朝廷俯循遠情  
權許略貿此乃一時之特恩後不當援以爲例  
而有頻煩之請也故辛亥之再請也旣喻以不  
可從之意不啻丁寧矣足下何以僥前恩違舊  
條復以此冒請乎此決不可開許也且我 朝  
以貴島世效忠勤鎮守海服勞績可嘉故歲有  
賜物恩數優渥無以復加旣爲之明立約條彼  
此之間當永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  
濫溢之求欲壞畫一之條何可得耶顧以是下



意望之厚 大朝不欲徒然而拒之故也則米  
豆一百石外特賜米豆并三十石至可領悉今  
後商賈之事永勿來請歲朝之倭不及年限者  
雖不關利害亦係於情弊故以次年條推移接  
待矣今亦以足下之言雖有不及限者當照舊  
許待矣譯官李貴清之罪 朝廷既以國典治  
之曾已節次諭知此何等細故而至今強聒不  
置耶非惜一貴清也罪不可再治故耳足下其  
思之諸島倭人通結明商既作耗於 上國亦  
漂犯於我疆若此奸賊豈曰常無亦豈曰常有

當其無也勿講張以要挾及其有也實通報而  
捍禦此貴島事大以誠竭力效忠之道也可不  
勉哉可不勉哉歲遣船點數船夫雖載約條事  
減猥瑣今從優假勿令如前點數凡此皆滌垢  
酬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惟足下思畏天之道  
戴包荒之恩毋蹈前非益勵忠節勿煩違約之  
請永享維藩之福豈不幸甚云云

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

使至辱書承鎮候康迪忻慰無量往者尊先祖  
之於我 朝嚮風慕義通修信好相驩花雨中



間聞然不繼頗用爲訝今足下嗣德追先乃欲  
復修舊好遠涉鯨波遣使致禮其意甚善敢有不  
承來獻禮物謹已轉啓收納矣第所諭壬子歲也  
來宜春西堂事則不然也今請槩舉其所以不  
接之由足下姑徐而審聽之彼時宜春旣稱貴  
殿使价而來若其奸情謬跡不至大顯著則在  
我朝世好之義豈有不接之理顧以宜春不  
獨變易名字爲可疑彼於其前以小二殿使送  
致命回還旋卽稱貴使以來據自此發去之日  
考自彼再到之時纔若干月日耳前使不可不

躬報後使又不可遙授其海陸之往復日月之  
淹速萬萬不相及之勢彼無縮地之術寧有萬  
回之能朝廷用是爲疑遣禮官譯審則宜春所  
答遮前露後欲巧反拙卒之辭窮面赧而不能  
辨矣往在再去辛卯年間有西華西堂者齎貴  
殿書契以至我國接待遣還及至甲午歲國  
王使正球首座之來國書稱前此巨酋通信人  
等皆是中間詐僞云於是始知西華之僞牙乃  
於正球之回備情通報想於貴國典具載  
之矣夫西華之僞發於後時宜春之僞亦當



日發於後時者固不足多辨覺於當日亦可  
以貴使之禮接之乎且國莫重於禮禮莫大於  
名名者何實之對也被宜春名爲貴而其實  
之不掩如彼雖欲接待如禮之不順何不順於  
禮而強待之是不以誠信接使价乃欺使价以  
欺貴殿也兩國交好信使往來而以相欺爲禮  
其於守國之道何如也此非特我朝之所斥  
謂亦貴殿之所大惡也故其時廷議不接以使  
禮而猶以泛倭待之所過館穀及過海糧無不  
贍給豈有使之飢窘者耶意或宜春忿不遂計

不待糧至而徑去此則非朝廷使之然也然亦  
由我鎮將不及周旋之所致故卽追究鎮將而  
重治罪矣今惠書懇複累數百言謂我棄禮之  
本違古例不接來使雖所以見責之意則當矣  
然我國前承國王諭知西華之詐狙又灼見宜  
春之跡與西華無異故欲爲貴殿發此爲濫將  
以正名責實堅守國信以爲永世相好之道耳  
我國固非棄禮亦非不愛禮足下何諒之  
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大明爲天下  
大統



隔日出罔不臣服亦貴國之世修朝貢者其  
限年許朝之命雖未知因何而有也料之  
閩浙奸民駕船越海與貴境之人計不交通  
啓爭鬪互為邊害此乃大明之所禁豈故  
縱之使然哉貴邦不務戢諸島交通之非而反  
斥大明不施仁義豈不誤哉伐國之問不及  
於仁人況於干名犯義以侵上國之地乎我國  
但知樂天畏天其他非所聞也示喻倭船之往  
來上國者若漂到我境冀欲全活是則然也我  
與貴國世為隣好貴國之赤子亦吾之赤子若

漂到倭人去兵呈身明控來由則非唯無殺亦  
當資給護還如其不然悍然執兵出沒魯浦則  
劫為事不肯委命吐款者則顯係海賊各邊鎮  
將不得不登時勦討茲固約條之所嚴而貴邦  
之所明知也其審圖之商物之貿自當有紀適  
又因歲失稔費出不贏雖欲勉副厚望不可得  
也只許綿布一千五百匹文貿良用缺然餘所  
珍重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



